

第十四届“春华杯”征文大赛文学创作类二等奖

## 长了尾巴的男人

王一贺

（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 2012 级）

### 一

“妈妈，快看！那只狗在一直想在围着自己的尾巴转圈！”

“可能它觉得尾巴是另一个生物，尾巴有感觉，它就觉得是尾巴在给它捣乱，所以要咬住它，教训它一下。”

“怎么能笨到连自己的一部分都不知道呢，不可能是这样的。”

我哥哥从小对就喜欢看狗围着自己的尾巴转，他不停地问别人：“你知道狗为什么会一直咬自己的尾巴吗”，有人解释说那是狗自娱自乐的一种方式，他马上摇着头跑回家，向我讲述他看到过的不同的狗咬尾巴的故事：“隔壁刘婶家的狗曾有一回逮住了它的尾巴，但是它非但不高兴，反而吓坏了。它立马放开，然后又开始追”，他竖起指头点着我的头，“所以啊，这只狗不可能是因为无聊才追自己的尾巴玩，否则它抓住尾巴后又怎么会被吓到呢。

“哦，也许它尾巴痒痒，它想咬住解痒吧。”

“那七叔家的狗都没有尾巴，它有时候还追尾椎玩儿。”

“那就是因为无聊，或是想引起你的注意喽。”

“我刚说过了，狗不可能是因为无聊……”

我受够了他对这件小事的盲目热衷，转身离开，“那就是因为你无聊！”

“也许是因为狗想上网，只有头咬尾才能连上线，但是一连上就被会电到！嘿！”我哥哥向我喊道。

“等你长了尾巴，你就知道为什么了！”我恶狠狠地回敬他。

### 二

我的诅咒成了真，我哥哥发现自己真的长出了尾巴。

一开始，他屁股后面只是起了一个小肉球一样的东西。爸妈以为只是因为上火或是不讲卫生才起的一个小包，过些时日便好了。不过这个肉球越长越大，并且慢慢突起，成了一个肉柱。当我哥哥再次红着脸在餐桌上跟爸妈说的时候，我们都被吓了一跳。爸妈马上忙活着带我哥哥送医院。

不知道为什么，这种“坏事”总是传的特别快。我发现周围的孩子在路上看到我哥哥会大笑着跑开，然后用石头子扔他——就像我们以前总用石头子扔那些围着自己尾巴转的狗一样。我哥哥恨恨地把自己关在屋子里，尽量减少出门。有一天我被叫到他屋子里，“给我在后面举着镜子！”他开始努力观察他尾巴上的一切细节：这根肉柱已经长到末梢都能够卷起来的地步，光滑而又粉嫩，和我哥哥的肤色很不相称。

“爸妈说过两天去医院看看，可以做手术切除掉的。”

“我不！”他怒视着我，“它是我身上的一部分！”他把尾巴上下摆动起来，“我可以操控它！”

我哥哥还是被带到了医院，在一间拉着白色遮挡布的后面脱下了裤子。医生看了看，摸了摸，对我爸妈说道：“这不是普通的肿瘤，不过还是可以切除的……”

“这不是肿瘤，我可以控制它，和控制手指一样。”我哥哥眼睛盯着地板，小声地对医生说道。

医院的地板擦得光亮，从地板的反光中我哥哥看到旁边的实习女医生忍不住地偷笑。

“有什么好笑的！”我哥哥“嚯”的站起来，向那个实习医生咆哮了。

.....

我努力地敲开了他的门，他红着眼睛看着我，“我不会再让别人看到它了。”“那做了手术就好了。”

“一部分！它是我身体上的一部分！你们听不懂吗！”他狠狠地给了我一拳。我揉着出了血的鼻子，却还忍着泪，以一种“一切都因为我的诅咒”的罪恶感让我嗫嚅着对他说了一句“对不起”。

### 三

我哥哥离开了我们，因为他再也承受不住周围人的指指点点和嘲笑戏弄，以及爸妈天天让他去做手术的唠叨。他和家里失去了联系，和我失去了联系，和这个世界失去了联系。

再见面的时候，他已经是个男人的样子，高、壮、短而硬的胡茬贴在两颊。一个冬天的晚上，我们在一家烧烤摊见的面。

他眯着眼睛，直挺挺地坐得老高——像屁股下面垫了个垫子，吃着一串羊尾，不时抬头看我一眼，“怎么不吃啊？”

“这些年你都去了哪呀？”

“嗯，就是给人打工喽。”

“我已经大学毕业了。”

“啊哈，我有段时间在大学里做维修，还经常去听课呢。”

“那你都喜欢听什么课？”

“好多啊，文学、哲学、物理、生物……”

“你弄清楚了么？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弄清楚狗为什么会围着自己的尾巴转了么？”

“哦，没有，可能它们真的在自娱自乐吧。”

他低下头，又拿起了一串羊尾，紧接着挺了挺身子。

“你为什么坐得那么高呀？”

“因为我要坐在它上面。”

这些年来，我哥哥一直过着群居的生活，他和工地里的人、和流浪汉们一起喝酒、打牌、声嘶力竭地唱歌、赤裸着上身在阳光下懒洋洋地躺着。不过他从没有和别人一起洗过澡，他曾无意中向我提起，他喜欢去偷偷洗澡，把尾巴高高地翘起来，或是甩着尾巴击打水柱。

#### 四

我哥哥竟然在裤子后面剪了一个洞，把尾巴伸出来，高高地翘着。是的，原因很简单，他恋爱了。

据说他们是在书店里相遇的，那个女孩很喜欢我哥哥健壮的肌肉以及他看书时候紧皱的眉头。和正常情侣一样，他们喜欢在夜晚手拉着手散步，抬着头看星星，说一些无关痛痒的情话。

“我和普通人不大一样。”突然有一天我哥哥红着脸，小声地对那个女孩说道。

“嘿，男人都喜欢这么说自己。”

“我说的是真的，我……我长了一条尾巴。”

“什么！”女孩开始微笑，听了我哥哥的解释后开始大笑起来，连眼睛都笑了起来，“真的么，这么棒！”

我哥哥没有小时候咆哮那个实习女医生一样，他也笑了起来。

“回头给我看看你的尾巴。”

就这样，我哥哥在裤子后面剪了一个洞，向世人宣告他长了一条尾巴。大家被吓坏了，共处一室那么久的人竟然是个怪物。我哥哥这时候却反而享受大家诧异、惊恐、嫌弃的表情，他高傲的在大家面前晃动着那条长长的肉柱。他和女孩第一次相拥而眠的时候，尾巴也是高高的翘起，宣示着他的胜利。

不过，他们分手了，和正常情侣一样，因为一些无法调和的小矛盾最终挥手再见了。

“我说，其实你那条尾巴挺恶心的。”女孩临别最后一句，嘲弄地对我哥哥甩下这一句话。

我哥哥没有愤怒，也不再在乎她对它的评价，他习惯了在每一条新买的裤子后面剪出一个洞。不过，大家发现，他的尾巴并不是常常高举了，而是顺服的低垂着。

## 五

我哥哥就这样和他的尾巴度过了那么多年。他已经禁不起漂泊流浪，但是仍然拒绝搬到我家居住。在他穷困潦倒的时候，曾经有人找到过他，希望通过炒作这条尾巴和他来个“双赢”。我满以为我哥哥会傲气地一口回绝，没想到他竟答应了。

他们在媒体大肆宣传这个世界上有人长了尾巴，并且让我哥哥精心准备一场演出，或者不如叫展览会，请大家近距离观察一个长了尾巴的男人。

去看演出的人大多是某企业某大公司的老板，他们花钱是就是为了开阔眼界、长长见识。我也去了，我记得那天天气不错，天很蓝，阳光明媚。我哥哥站在露天舞台上，和一群小姑娘跳着极不协调的新学的舞步。美女如云和重金属音乐并没有让老总们精神振奋，他们三三两两地站在一起，交谈着生意和私生活，偶尔抬头瞅一眼在舞台中央累得气喘吁吁的那个长了尾巴的男人，“这世上什么东西都有嘿。”“是呢，钱花得挺值得。”“哈哈……”

突然之间，我哥哥从怀里掏出了一把剪刀，咬牙向自己的尾巴剪了下去。血喷涌而出。人群几乎同时向后退去，大家皱着眉，护着自己的高档衣饰，但兴致高涨。那个断了尾巴的男人依旧跳着舞步，不过手里多了半截尾巴。他转着身体，目光盯着自己屁股后面只剩一半、血淋淋的尾巴根儿——“七叔家的狗都没有尾巴，它有时候还追尾椎玩儿。”

当我匆匆忙忙把我哥哥送到医院的时候，他已经因为失血过多而神智不清，嘴里含糊不清地念叨着什么，但我们始终没有办法把那半截尾巴从他手里拿出来。

“我不知道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！”

“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围着自己的尾巴转”……“我会永远和自己的尾巴生活在一起。”